（一）本報各縣郵政局皆爲本報發行科直接批發戶，一律以八折優待。（二）[illegible]訂閱[illegible]期間停發報紙。（三）[illegible]一級黨政軍機關及其所屬之團體、學校、部隊、工廠、商店等內有因公住外出或有特殊原故之部門或個人（經本機關負責[illegible]）便利條件（不受行政區劃限制）直接向各地郵政局訂閱。[illegible]單位概由本科直接開設，但務請各政治部、宣傳部與本科及當地郵局經常取得聯系，以便寄發。
（下接二三版中縫）



#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六六五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 保德三區十一村羣衆
# 打倒韓過繼解放柳樹溝
### 韓某披上「邊區甲等英雄」外衣榨取窮人血汗

（保德訊）（遲到）在九月各地開始的自發運動中，三區尙家塔行政村——特別是柳樹溝自然村羣衆，再次喊出「打倒柳政府！打倒新惡霸！」的雄壯口號，要求鎭壓柳樹溝貧窮黑暗的製造者韓過繼。這個壞蛋，曾出席四四年第四屆羣英大會，被給以邊區甲等勞動英雄的稱號，去年八月，二分區保安處特地派人去訪問過他，又獎爲「除奸模範」。遠在今年春天，貧農韓治功等六、七人即聯名給區上提意見，要求解決柳樹溝的問題，區委張行彬不積極熱情的給羣衆撐腰，反而給各自然村的幹部左叮嚀右佈置，叫「好好掌握」，結果羣衆滿腔的憤怒，只能給韓過繼本人提了些意見，由韓過繼退出值十二石米的貪汚，羣衆要求從政治上把韓過繼打倒在地下，毫沒有滿足。當時羣衆提出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開除韓過繼黨籍，張行彬勉强答應，但不久二地委因誤聽惡霸劉芝茂（業經該村羣衆開除黨籍，待全縣處理）的話，說什麼韓過繼「本質上不錯」，「解決的過火」等，朱政委就寫信告保德縣委，把「開除黨籍」改爲「留黨查看」，這麼一來，給韓過繼又撐了一下腰，他說：「我是貴人遭磨難喔！還一關過去再靠二年看吧！」並大肆活動，挑撥退伍軍人與羣衆的關係，挑撥羣衆與羣衆的關係，羣衆便又害怕起來了！從春天到秋天的多半年中，這裏的羣衆受各地土地改革的風暴的影響，再一次鼓起來了，貧農韓治貴等咯吵道：「上級派說由羣衆處理，可是好幾個都不從咱心上來！」「這一回齊打死狗日的！」工作團批准了羣衆這個要求，並宣佈「誰要攔擋你們，誰就犯了錯誤，你們可以連誰一起鬥！」羣衆有了工作團的撐腰，即勝利的召開全行政村大會，外行政村的富家弟、窮家娃以及四區少數羣衆共四百多人（當時正是收秋時候，有些人沒顧上來），以韓過繼爲首，連他哥、他老子、他媽，都一起進行了清算，每個受冤受屈的人，都進行了正當的報復，最後將這們大壞蛋鎭壓。羣衆高興的說：「這下可把咱頭上的千斤石搬了！」「這十一個村羣衆的疙瘩可解了！」

## 張學古捏造「英雄」
## 韓過繼成爲合法的惡霸

韓過繼，今年廿四歲，從來沒勞動過一天，父親韓學子（中農）生他弟兄三人，他三歲時就過門給他三老子元圪撒（富裕中農，舊政權時但任過閭長，一貫壓迫羣衆），他三媽與本村暨泉寺的地主和尙清昇勾姦生孩子，據說他小時就是靠這和尙的供獻餅餅、糕養大的，七八歲時入學讀書，也全靠這和尙供給（這寺在戰前擁有一千二百垧地，分佈在本村及附近各村，全係出租）。四〇年韓過繼混進革命隊伍，担任抗樓溝行政村青年主席，四三年回村後担任尙家塔行政村農會秘書。四四年大生產運動開始，韓過繼欺騙、强迫羣衆組織本村變工，他說：「參加變工能少出公糧，多吃貸糧，誰變工誰不受壓迫！」又說：「誰不變工就是不相信新政權，有政治問題！」柳樹溝在這樣威脅下，組織起兩個變工組，全村二十八戶，有十九戶參加，計有地主兩戶、中農九戶、貧農八戶，有三戶貧農因爲沒地，變工組還不要。勞模選舉時，當時的縣委組織部長張學古（富農），因爲自己有一垧棉花地是柳樹溝變工組給擇務着，同時爲欺騙上級顯示他培養勞模的「成績」，就幫韓過繼捏材料，並告區上一要保證韓過繼當選英雄……！」區上便給村上寫信「選不上韓過繼，支部要負完全責任……」；當時柳樹溝羣衆因不了解勞模運動的意義，認爲「韓過繼是一輩子不動彈的人，去了也就誤不了生產！」於是韓過繼從此就變成了「英雄」。張學古又替他捏造了所謂「典型報告」，到縣上，韓過繼作「典型報告」時，張學古又替他「一教」報告的辦法。當年保德勞模出席邊區四屆羣英會時，也是張學古領着去的，韓過繼常不離其左右，捧茶遞水，揩鋪疊蓋，這樣，韓過繼的「典型報告」更得到了進一步的幫助；選舉的結果是：保德原來的甲等英雄劉候小變成了乙等英雄，原來是縣乙等英雄的韓過繼變成了「甲等英雄」，邊區回來當下又被提拔爲分部書記、抗聯主任。這個新惡霸，從此更加「發跡」，成爲合法的惡霸，二年餘來，橫行柳樹溝等村欺壓貧苦羣衆（詳情見後）。而這些罪惡又一直受到了劉芝茂、韓振基等壞蛋的庇護。

## 劉芝茂、韓振基、張學古等
## 都是韓過繼罪惡的庇護人

韓過繼對他的「上級」善於「溜勾子」，縣區幹部去了，白麵油烙餅燒酒是家常飯，特別對惡霸劉芝茂與下川坪高家[illegible]的惡霸兒韓振基以及張學古等人，簡直敬如祖宗，去冬縣上批准劉芝茂、韓振基在柳樹溝撥地修院子（編者按：縣上爲什麼批准這兩個惡霸撥地修院子，是什麼人批准的，來稿未寫出，希追查清楚，公諸報端。）（一座禪堂院原是撥給這兩家的），原給韓振基撥十八垧，韓過繼給撥下夠二十三四垧，劉芝茂的十二垧就撥成十五垧。韓振基的一窩子當下就搬來這村住下了。柳樹溝羣衆反映：「柳樹溝一個韓爺爺還頂不下，又來一個韓爺爺！」

他還送過韓振基一塊紮絨毯子、[illegible]的見官，數年來，韓過繼的罪惡就這樣得到了這些所謂「上級」的袒護與包庇。羣衆對韓過繼簡直恨在骨髓了！但有冤沒處訴，深知他的那些「上級」「被油烙餅、燒酒吃得糊里糊塗是不會給羣衆作主的！」羣衆曾這樣反映：不用說別人，縣政委也來過咱村，人家只是找幹部們談話，老百姓罵得看也不看，別的他沒看見，洋襪子穿的那些人他總見過吧！（據說趙政委——縣委書記這樣經曾於四五年六月，來這裏檢查過一次變工隊，韓過繼給保大子等小幹部佈置，叫說變工隊如何好了有這創造那創造……讓羣衆經最後還鼓勵道：柳樹溝的變工不錯，好好幹！）

去年陰二月間，治功到二分區司令部看他兒，才把這許多滔天的罪惡反映了一下，臨回時，分區司令部一個劉鴻儒同志給高縣長、黨區長捎了兩封信，提意見叫檢查一下。治功滿以爲這下可好了，一直回到區上，一提這事，激惱了韓振基，藉口不准越級報告，就要押治功，經黨區長才勸開。可是後來韓振基竟代表區上去檢查，初去時一聽羣衆的反映還假眉三道的批評了一下韓過繼，他第二天在韓過繼家裏吃油烤餅燒酒，韓過繼還送了他一塊毯子。韓過繼告訴他：「柳樹溝有六七個特務，專門造謠破壞！」他就開會破口大駡羣衆，要整「特務」。跟着，劉芝茂在抗援溝造謠四八烈士大會上，也大講：「柳樹溝有特務！要好好整治一下！」以後又有縣抗聯主任曹登閣（地主）司法科長高向貞（富農）也去了這村，自然也跟韓振基一樣說：「韓過繼同志是作風問題，柳樹溝有問題！」這一下，韓過繼更加得到了鎭壓羣衆的把柄，於是所謂整「特務」的會，了開到明，明了開到黑，十冬臘月十幾個沒襪子穿的窮人像因了冷宮一樣，嚇死也不敢說個長短。爲了鎭壓羣衆，還特地打了兩把鬼頭刀，一開會時他哥哥拖蛇則把鬼頭刀一晃：「哈呀！鬼刀今日又想吃肉了！柳樹溝可開兩天殺坊！」韓過繼也常威脅羣衆道：「嚇！我在井油山那天殺了七八個特務，那天黑洞洞價，我提一顆人頭戲韓孝義說，給你一顆西瓜！他用手一摸，呀！血淋淋一顆頭，嚇得跳了一跳！」一說得有聲有色，羣衆嚇得直哆嗦。茲將韓過繼怎樣越來越發跡、怎樣欺壓貧苦羣衆、給地主富農撐腰情形群誌於下：

## 韓過繼搞「大變工」
## 剝削群衆的花樣百出

張學古幫韓過繼騙得邊區甲等勞英後，這年韓過繼更來了一個大變工（包括農業大變工、合作社、民辦校、機房、油坊……），不用說依然還是那一套威脅、强迫，逼着羣衆參加。

### 全村羣衆的收入 被韓過繼一人掌握

大變工的組織法：人、牲口、地都打成股股，一切歸公，打亂個闆（變工隊的規定是：揀上東西都是公共的），然後按厘股分東西。其分工是：韓過繼的總領導，合作社經理是他哥拖蛇子，跑外掌櫃是他三老子元圪撒，他親老子負責喂牛（韓過繼自命他老子爲喂牛英雄），他婆姨是機房織布的（每天最多能織六丈布）。這六個人實際新年不好好勞動，白吃合作社，下來還要多分東西。這個合作社是給韓過繼開着，給一羣「幹部」們開着。有一次合作社馱回三百多斤棗子，放了三夜就短下一百斤（他哥拿回他家去了）。每次去開會的村幹部全是在合作社吃飯，有幾次是二十多個幹部開會反正都是吃白麵猪肉、紙烟，據說去前兩年合作社共吃了夠一千六百多斤小米的東西。韓過繼和被他霸佔×中農的兩個媳婦子以及他哥、他媽的伙計清昇和尙等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合作社吃白麵、雞蛋，尤其是韓過繼每晚四兩白麵四顆雞蛋是一點也不能少的。每年變工組打下的麥子，韓過繼就得吃三分之一，還是要打成芝麻餅才吃。變工隊前年二百八十多石糧，打下後都碾成米，大圪堆上扣下公糧，扣下各種支銷，然後再給各家分米，實際只分了一百八十石粗糧，碾下的麩都被韓過繼拿去換得喝了酒，每揚上場面寬風刮下的野植子，也換點酒喝，每換一斤，他總要分半斤。變工組打下的蕎麥是他嫂嫂負責磨成麵，按人往出發，別人一斗磨十八斤，他家只磨十五斤。

### 羣衆失去生產自由

變工隊每天是四五十人上地的，韓過繼叫人們帶着報紙、地雷、手榴彈、槍，在非除地裏學埋雷、投彈，每天得誤半天營生，非除是被糟蹋許多。這就是韓過繼的「模範」的勞武結合、勞文結合！」去年，正在鋤地時分，糜子還沒有鋤進去，他强迫羣衆到岢嵐開荒，趕回來時糜子季節已過去了，已下籽的莊稼長成草圍，羣衆反映：「這是往灰鬧哩，往好鬧！」而韓過繼却向上級報告他那「偉大的開荒成績」。到收割時發了二百多人工，開得四十多垧荒地，只打下一石二斗糜子、六斗蕎麥，他却向上面報成二十石六斗糜子、六斗蕎麥。連好多有吃奶娃娃的婆姨都被强迫整天上地，到了地裏不許回去奶孩子，去年韓柏支女人要回去奶孩子，韓過繼怎也不允許，趕下工回去孩子已經餓得不會哭了。前年，郭芝成四歲的孩子因一天吃不上奶起了火死了！

（下接二三版）

# 河曲潘家山接到告農民書後
# 貧僱農扣起惡霸村長書記
## 查封村公所選出自己的人管理村事

（河曲訊）潘家山村自接到「告農民書」後，貧僱農呂纍根、馬三潤等十三人就自動集會討論如何消滅地主階級。上月十八日晚正討論本村惡霸富農潘俊傑（村公所書記）的罪惡事實時，潘某恰從村公所回來，偷偷站在二門外聽貧僱農的會，被貧農閻閻柱發覺，他詭辯說：「我也是來參加你們會來啦，不知你們要呀不要！」閻柱當即反駁：「你參加會，爲甚在門外參加?!」別的貧僱農聽見了就說：「他就是想偷聽，以後對付我們。」大家當即將他扣起來，並選出貧農代表馬成海到橫梁會村請工作團來幫他們解決。但第二天派人去找時，該行政村村長史養成（中農）再三說：「工作團不請也來呀！」又說：「村公所請才來哩！」並要把潘俊傑帶到村公所管押。大家看見史養成話裏有話，把史某也扣起來，從史某身上查出一張限期至年底到河、五、偏三縣的路條，證實他們想乘機逃跑，群衆十分激憤，當叫鐵匠打手銬給潘、史二人帶上。第二天工作團派一人到潘家山後，貧僱農立即要求開始鬥爭，並歷述多年來潘、史的罪惡。馬志海說：「三十三年六月，潘、史貪污八千元青貸，村人以馬成海（貧農）爲首，聯合告到區長劉致台（現在黨校學習）名下，區長派盧隊長（編者按：現這個姓盧的，叫甚名字，現在何處？應加查究）來解決，盧在大會上說：「史養成貪污有錯誤，但你們應提意見，不能就往崖崖推呀！誰是頭兒？」群衆不服氣，二次又選馬志海爲代表，告到兎坪中心組區幹部許維珍那裏，仍沒解決。因青貸是青黃不接之際的貸款，貧苦群衆緊待救濟，又第三次選王家山貧農薛起鄉爲代表，聯名告到區上，仍未解決。潘、史二人看見群衆不讓，就將計就計召開大會說：「這款自盧隊長走後已退回上級了！」事情至此，馬虎了結。潘、史二人因幾次都未被群衆搬倒，就更加囂張起來，老惡霸三紅皮（潘之父）當村人面前說：「告吧，告的告的昇成村書記啦！」潘俊傑爲保存財產，把自己老婆公開讓史養成串上，史某便處處包庇潘。潘俊傑係一富農，有四十多垧地，僱長工，喂一群羊，糞土不短，才徵四斗公糧，而中農馬二伴、呂具旺只一條牛，莊禾，却徵了七八斗。正當夏天些人沒羊，有時，却限三天交清，潘某並說：「你們沒錢，有羊也行！」攏住以一隻羊頂一小斗來的底價，詐買了群衆許多羊。馬三潤老婆說：「舊的便宜也都叫人家佔了，今年我們村區上派人來開紡訓班，叫一人學出三個織布婦女，兩個是他閨女，一個是他媳婦！」史養成不只包庇這一惡霸，對其他地主富農也是一樣的包庇，今年七月還把僱樹坪富農潘海拴的老婆掩藏他家，逃避群衆清算。史某在村裏百般欺侮婦女，前年冬學裏叫婦女集中唱歌，許多老婆婆唱不了，他就叫貧農馬潤後的老婆學小狗狗咬，老年人那能學成小狗狗聲音，這女人背轉臉，他就罵：「後雁窩黃毛也作作，怕看不見你？」女人嚇得一下轉過臉，他又逼着「你是牙緊子煮豇豆，順眼的你來來！」他又罵：中農在伴子四十多歲的老婆非唱不行，這女人只好傷心的唱「一圪墶石頭壘不成牆，苦命鬼活的不和個人一樣」，隨唱隨哭，許多婦女都掉下眼淚。群衆至今提起這事還流淚花花。史某平常三句話不完就打人，有次他叫馬成海細放哨遲到的貧農雙狗，馬說不會細，他隨即將馬手搭住一同細起，並說：「這次你敢學會了吧！」馬潤當的父親說：「馬園村說起史養成打人來是出名的。」貧農潘永月說：「他倆貪污過的東西，非全行政村算不清多少」，馬志海說：「光潘家山一村不下二百元白洋。」群衆把他們扣起後，把村公所門上貼了封條，並臨時選出貧農馬永等四人暫管村事，與管理以前扣的地主。同時又派出呂纍根四個貧農到別的八個自然村聯絡群衆，準備召開全行政村大會聯合鬥爭潘、史二惡霸。（張樹誠）

# 異己份子李旭參加工作團
# 包庇富農竊取果實
### 糧食局接受臨縣東榆山村群衆意見將其清洗送交法院

（本報訊）行署糧食局接受臨縣東榆山村群衆意見，將階級異己份子李旭清洗出革命陣營。李某是臨縣李家局人，出身於富農家庭，現年二十五歲，四五年從晉校調來行署，同年冬派到糧食局任糧秣員，負責監船運糧，他就動用公款作私人買賣。四六年四月，到臨縣作公糧，變款，擅自將老婆帶來行署，當時各單位正處理家屬問題，領導同志找他談，他一味對抗，硬和外籍幹部家屬比，破壞幹部間的團結。去年九月派他參加了岢嵐工作團，作農村土地調查，但他放着正事不幹，整天向民兵要上子彈，到山上去打狐子，打了一個賣白洋九元。又將公家發給他的褲子、鞋子賣掉，販買成布，帶回興縣出賣，從中取利。今春參加了臨縣東榆山村土地改革工作團，和富農韓高保女人通姦，包庇韓高保等三戶富農，還分給了他們三石鬥爭果實。在沒收地主李汝明財產時，他自己動手，不讓群衆同去，他竊取鬥爭果實，計有眼鏡一付、酸水壺一把、手電兩把、瓷茶壺一把、細瓷茶盅一對、自行車裏帶一條，爲了堵塞群衆的口實，付了一千五百元「買價」。八月間行署將他調回，派去神府高家堡作支援前線工作，他仍本其一貫貪污偷竊的慣技，搞了一部份東西。一次叫他去搞糧食，又私自吊打老財，逼要財物，而不去做要糧食，以致影響軍隊的糧食供給。當時領導上爲了防止意外，決定隨軍工作人員撥一部份槍枝彈藥，除李某去領，他回後，除自已拿了雙份外，其餘全扔在炕上不管，使有些同志有槍無彈，而他則亂打槍。今年八月臨縣東榆山村群衆從行署他要回鬥爭，他企圖行翻，激起群衆義憤，當場撤銷其幹部職務，押追回竊取財物（他貪污的東西，現有的還能折價三百元），最後交回行署處理。在財政處糧食局幹部會上，大家一致認爲李旭是個階級異己份子，決定逐出革命陣營，送交法院治罪。（行署總支委）

# 工業部某廠三查後
# 職工覺悟提高工作加強

（本報訊）工業部某廠三查以後，職工們的階級覺悟都有了提高，工作態度也轉變了，過去管理材料的同志，不願整理川房，現在把幾十萬斤材料整理得很有次序。動力組以前人多，鍋爐常燒不起氣，燒火只燒大塊炭，碎炭末子就不燒，現在人少了三分之一，鍋爐的氣也燒起來了，車沒有停過一次。機工爲了完成計劃，分成兩班自動加工。安雙彥拐着腿還要上工，過去一說話三瞪眼的王托，對人態度也和氣了。全廠充滿團結緊張的新氣象。（馬璋）

# 地主喬樹彭
# 押回太岳原籍處理

（新華社呂梁二十九日電）臨縣城關區瓦窰坡行政村，於本月廿二日舉行首次僱貧農大會，決定沒收混入該行政村所屬四坡底自然村，竊取村書記職位之地主喬樹彭全部財物，並將喬某及其妻女二人一併押送太岳霍縣原籍交群衆處理。喬某係霍縣北峪村人，曾擔任閻匪民生紡織廠會計多年，其所帶家屬一向寄居西坡底，專放高利貸剝削農民，貧農王民仁借他十萬元蔣匪幣，月利兩萬元，竟索去三十萬元。去冬臨縣城解放後，仍繼續潛伏該村，今年混進我民主政權竊取幹部職位。三月間西坡底村調劑土地時，喬某更製造新苦，騙取群衆水平地約二畝、小米二大斗、棉花八斤。五月間該村群衆，曾一度將喬某撤職，但該區村幹部不久又讓他繼續擔任書記。（編者按：這是些什麼區村幹部？爲什麼要喬某繼續混入新政權壓迫群衆？）此後喬某知道其家鄉（太岳區）正進行土地改革，爲逃避清算，決心不回原籍。後其家由霍縣來信說已被清算，並不讓喬某回家，我民主政府查獲此一信件，經調研究了他倚爲閻匪爪牙等情況後，喬某底細完全暴露。當時西坡底尚未開始土地改革，公安局遂將其逮捕。二十一日，全行政村五十餘僱貧農舉行大會，即將喬某押至會場，群衆揭發其罪行，異常激憤，除全部沒收其財物外，並決定將喬某及妻女三口一齊送歸押回太岳原籍，交當地群衆處理。現喬某等已於二十五日由公安局押送起程。（鈔、明）

# 化形地主李官樓
# 行兇拒捕逃跑未遂
### ——崞縣上大牛村

（崞縣訊）九區上大牛村扣押舊農會書記——化形地主李官樓。李某原是神山大地主，民國十四、五年搬來上大牛村，帶來好些元寶銀子，專門放高利貸盤剝群衆，用利滾利新法，不上幾年工夫，即吞霸下一宅院子、四十多畝好地，養着牲口，僱工耕種。去年崞縣解放後，用假典辦法，轉移了二十三畝土地，又把五畝好水地記在他兄弟名下（他兄弟在神山），把兩頭毛驢也賣了。他因該村識字人少，李於去年秋天鑽到農會當書記，今春農會主任……[illegible]……群衆憤恨異常，……送交政府扣押，準備徹底清算。（馬峰）

# 開油坊辦機坊
## 貪污訛詐群衆

（上接第一版）韓過繼私用了廿石公糧，買油磨開了一所油坊，當二科長高振傑來檢查公糧時，韓在糧下面裝上多半糠，上面薄的蓋一層米，買上燒酒把高科長，引上高科長去檢查，高看了以後還大加表揚說：「韓過繼同志真負責！」正是收秋時分，韓過繼强迫群衆修油坊，群衆說：「收秋要緊哩！」韓喊着說：「不行！無論如何趕八月十五要開榨！」結果就誤了收豆子，至少漏損了一石豆子。而開得油坊又苦了群衆，喂飽了韓過繼一家子，他哥當掌櫃，無故說是漏了六十二斤油，實際是貪了污，結果是賠在群衆名下。韓過繼又除了二十石穀米換油籽，別的人拿五千多元買一石，他老子上岢嵐謝家坪用七千元的代價買油籽，從中貪污兩千元，群衆連氣也不敢出。一個和尚——補和反映了一下，韓過繼從全行政村調來六十多個民兵把補和打了整一個晚上，並威脅全村大人小孩，不准出來看，不了就照特務辦。群衆都嚇得在家裏不敢露面，外面的民兵們拍拍的亂打槍。現在群衆說起來還心抖咧！

辦機坊，光是買鋼絲就浪費過一石五斗穀米。貧農治功家紡了六兩紗，二月裏交去七月裏還沒織成布（韓過繼老婆織），大兒在岢嵐開荒沒衣服穿，治功向合作社鬧不出布來，到灘上買布作下衣服又不讓送去；治功的女子凍得沒辦法，偷穿了地主換（喊）子家一條褲子，大人發覺後當下又送給換家，可是韓過繼還不讓，把治功家兩口子吊在一根椽上險乎打死。別人家織布一尺錢至一兩，他家織得布一尺僅多是五錢，治功提了一下，就說是「特務」破壞機坊，被捆過兩次。

# 柳樹溝「變工」三年
# 豐衣足食是韓過繼
# 貧苦群衆飢寒交迫

「變不變，眼看是韓過繼有了，咱沒了！」「以前不變工還有吃的，變了三年工家家沒吃的！」「上級號召拼三除一」，柳樹溝是「變三餓一」（三天裏就餓一天）！」聽吧！這就是柳樹溝群衆當時的反映。但是韓過繼的「典型報告」裏却常常吹柳樹溝是「拼三除一，豐衣足食！」四四年夏季，韓過繼家買了一口死豬，強分給全村人吃，表示其「豐衣足食」，當天他家吃得豬肉扁粉撈撈飯，全村人是苦菜和些豬肉（沒米又沒鹽）。那天正是尚家塔村選，尚家塔人問柳樹溝群衆吃甚來？柳樹溝群衆苦笑了一下說：「豬肉！」可是沒有一會，當些群衆就餓得向尚家塔群衆要苦菜窩窩吃，人們都諷刺的說：「豐衣足食的村子，剛吃了豬肉倒要苦菜窩窩?!」貧農韓治功家餓得沒辦法，一次叫上女子家看娘來給帶來幾個糠窩窩，治功的婆姨在地裏吃，被韓過繼看見了，勢兇一把打掉，還罵了一頓說：「你怎糟塌我這變工隊！」隨着晚上開會決定：「凡是住娘家女子一律不許再來！」要治功很快把女子送回去。去年秋收前，群衆吃的困難，挽了些柳生腿子要吃，韓過繼晚上開會說：「要糾正！已經分開還溫着收回去，結果東西沒見面，是他家吃了窩窩。韓過繼三年的「大變工」把柳樹溝變得更窮了，通年像韓柏枝、郝芝成、治功、溫蛇、居子、四子、拉居、改娥、銀兒子等十來家貧農，大人小孩常是前吊羊皮後吊毯子，遮不住羞的。四五年六月，韓居子一家餓得不行，要求韓過繼想點辦法，韓過繼說：「辦法是要各人想咧嘛！」居子說：「有甚辦法？就有幾垧地，沒人買咧！」韓過繼說：「你賣我就買！」居子要賣一垧，韓過繼只揀得近自己腦畔的半垧好地，沒法子只好把這半垧眼睛珠子地賣給他。

韓仁四四年變了一年，打下的糧食合作社扣得只剩下幾斗，受了一冬餓。第二年要求退出，韓就給定了「破壞變工」的罪名，捆了又打，韓仁說：「打死我也不變了！」就搬到岢嵐種地，一個四歲的孩子因凍餓病死，韓還幸災樂禍的說：「我這變工隊是有福的，出組的要死人哩！」六十九歲的老漢徐瓷子因年老不願變工，韓給抽了六垧狼不吃地叫單獨務，秋收下來比組裏還打得多（共產四石多）。人們都偷偷議論，韓過繼覺着面子上下不去，恨在心裏。韓過繼的媽媽偷了郝芝成家南瓜，韓就誣賴徐瓷子婆姨偷的，強迫根蛇則作證明：「你就說你見來咧！」根蛇則不願意，他就要鬥根蛇則，到豬圈裏叫數豬毛；逼着證明了，叫徐瓷子賠了出藥，氣得徐老婆子病倒一年。去年春天，貧農治功要退出變工組，被誣賴偷盜，把治功的牙也打掉。貧農韓治貴同樣因爲要退出被痛打，打了也不叫告訴人。

## 將管區學運繼續高漲
# 昆明全市學生總罷課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塔斯社上海五日訊：偉大的「一二一」學生運動兩週年，昆明全市各大中學因最近昆明蔣匪當局奉南京密令又逮捕學生三人，特舉行總罷課，抗議此一暴行。據悉：此次被捕者，除學生外，尚有教職員、銀行職員等二十餘人。按此爲昆明學生繼上月六日起總罷課後的另一偉大行動，標誌着蔣管區學生反壓迫爭自由運動的繼續高漲。前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學生在反對蔣匪內戰運動中，于再、潘琰、張華昌、李魯連四烈士橫遭蔣匪殺害，三十餘學生受傷，昆明學生在全國轟轟烈烈鬥爭中，首次有力的揭露了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的陰謀，深刻的教育了全國人民，提高警惕。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綜合滬津報訊：上月中旬蔣管區學生反壓迫爭自由正義運動，規模壯闊，捲入罷課鬥爭中之學校，除以前報導者外，尚有上海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上海法學院、東吳、暨南、幼專、同濟及同濟高職，南京金陵女大，北平中法、朝陽，天津等校。罷課期間，各校紛紛發表告同學書、告全國同胞書，控訴劊子手蔣介石在各地逮捕屠殺學生罪行，舉行于子三烈士追悼會，爲于烈士家屬募捐，通電支持浙大同學正義要求。昆明三十餘大中學二萬餘學生，由六日起總罷課，至十四日仍未停止。蔣匪當局解散雲大學生自治會，逮捕各校學運積極份子，脅迫學生家長領回子弟，甚至以解散學校相威脅，仍未能遏止學生的英勇鬥爭，二萬餘學生在要求釋放被捕同學的示威遊行中，會喊出「不達目的誓不休止」等堅決口號。南京中大、金陵女大等校，投票表決罷課時，均以絕大多數，壓倒蔣特三青團阻撓罷課的叫囂。交大罷課時，曾揭露蔣特以燒油縱火的陰謀。同濟罷課時，中午鳴鐘十下以示抗議，並絕食一餐誌哀。復大校內遍貼抗議蔣匪暴行的口號、標語、漫畫，十日下午，全校學生在校內廣場上，列隊遊行三週，高呼「保障人權」的悲壯口號。平津各校紛紛成立「人權保障委員會」，清華會於五日舉行「控訴會」，南開會於六日、九日兩度舉行「反迫害晚會」，演出「團結就是力量」、「茶館小調」、「于子三被害」等戲劇，控訴蔣匪血腥罪惡，教職員學生均踴躍到會，每次在千人以上。

## 懾於我游擊戰威力
# 蔣匪不敢進駐威海衛

（新華社華東七日電）原圖侵佔威海衛之蔣匪，懾於我游擊戰威力，迄未敢進駐市內。該匪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即解放軍主動轉移（十七日）之第六日，蔣匪整八師一六六旅兩個團，仍徘徊於城北地區及山後幾個漁村，其旅部蜷縮於威市北十里之合慶村，小股竄入市內之蔣匪，時遭我活躍於市內的游擊隊及地武痛擊。上月二十五日，曾有匪一股剛進入劉公島門前，即被我軍擊退。

## 要求給予適當的解僱金
# 滬銀樓業工人絕食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合衆社三、四日上海訊：上海三日起，已有十六家銀樓業工人舉行絕食，要求給予適當之解僱金。據息：現全市銀樓業工人已有百分之五十被解僱，而陷入饑餓失業之慘境。與此同時，規模極大之年關工潮亦已初露頭角，上海全市商店店員亦要求給予等於四個月工資的「花紅」，以度過即將到來的年關。

## 蔣區民族工業危機發展
# 紛紛倒閉與減產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據各方報導：蔣管區民族工業在美貨傾銷、惡性通貨膨脹與官僚資本之摧殘下，危機已進一步發展。華北工業中心之天津工業，百分之九十已陷於崩潰，據天津商務日報上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所引統計數字，全市共有大小工廠五千餘家，經常保持全部開工的僅佔百分之一，局部而經常開工的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十的工廠已陷入停工狀態，其餘百分之五十五的工廠則均處於半停工的狀態（按：局部開工，但時開時停）中。津市工業全部產銷數，最多也不過等於全部開工時產銷量的十分之一，蔣區唯一製碱工廠塘沽永利化學廠被稱爲最幸運的工廠，現日產八九十噸，不足戰前產量三分之一。又據中央社十一月廿日電訊：蔣區棉織業已陷破產，全蔣管區機器織布機約爲十二萬台，而實際運轉者則僅有八百台，年產四十碼機布約四千萬疋。蔣匪資委會主任翁文灝於本月五日向偽川「參政會」報告，論及蔣區重工業生產時，亦供認鋼鐵與電力生產亦較戰前低百分之五十。另息：漢口各煙廠，因美煙充斥，蔣匪當局捐稅苛重，使箱煙平均虧蝕五、六十萬元之鉅，十月五日起，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煙廠自動停開夜工，減少生產。陝西毛紡織業有基礎之廣大、新華等企業公司，在美日毛織品傾銷下，均已不堪支撐，先後倒閉，現僅存官僚資本之西北毛紡織廠一家，亦在縮小範圍中，原在涇陽、天水兩處分廠，早於抗戰勝利後即已倒閉，[illegible]

## 蔣匪永城縣長金仲椿
# 東奔西竄難逃人民之手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七日電）前綫記者李普報導蔣匪永城縣長金仲椿被俘前後情形：自反攻大軍進抵豫皖蘇地區，一羣蔣匪縣長們有如喪家之犬，東奔西竄，四處逃命。蔣匪永城縣長金仲椿九月十八日帶了縣自衛總隊，慌忙逃到蕭縣，驚魂未定，解放軍破擊隴海路的戰事又起，大軍直逼徐州，嚇得金又拔腿逃向三鋪。十一月十六日那天，金帶領其自衛隊百餘人走到半路，碰到一隊解放區的民兵，自衛隊兵一哄而散，丟下這個縣長，他四顧茫茫，只好躲入一間草蓬裏，打了一夜寒顫。次日，他扮裝紙販商人，獨自冒險向曹村奔去，可是這個穿黑破棉袍操浙江口音普語支吾的「僞裝紙販商人」，終瞞不過解放軍戰士的眼睛，稍經盤問後，他的臉色突呈灰色，哀求與解放軍的科長作密談：他的第一句話是：「請你們千萬保證我的生命安全，我講實話。」經解放軍負責同志舉例說明一貫寬大的俘虜政策後，於是他吞吞吐吐地作了一個自我介紹，而這位幾天來因恐懼而消瘦了的人，說他是「蔣記」六綏署的高級參謀，河南全省縣長中間數他的資歷最高，因爲自己想找個肥缺，五月間，由六綏署調，尋送來永城當縣長了，到任後，才知上了大當。原來所謂永城縣，實際只剩下一城區，四鄉都是民兵游擊隊，縣府職員不敢出城一步，「自衛隊」圍着他要吃，圍着他要發餉，眞是沒吃到羊肉反沾來一身羶氣。解放軍進入豫皖蘇後，他帶着「自衛隊」棄城出逃，全靠搶掠爲生，經常被民兵迎擊，一日數驚，他深悔自己糊塗，又埋怨他的「自衛隊」，他說：「他們只顧自己逃命，把我縣長也丟了」。

## 豫陝鄂我軍再克寶豐
### 各綫游擊兵團繼續清剿匪頑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七日電）我軍於二日第二次攻克寶豐，守敵四十一師一二四旅旅部及其三七一團東逃。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七日電）各綫游擊兵團繼續加緊清剿匪頑。上月二十三日夜，在魯山以東二十里魚山坡，斃傷匪一百二十餘名，生俘六名。二十四日，清剿宜陽以西徵子山、柳石村地區，生俘匪首張鶴山以下六十餘名，斃傷八名，繳獲槍彈甚多。十六日，某分區部隊清剿陝縣東南八十里宮前地區股匪王明江部，斃傷匪一百餘名，俘一百餘名，繳槍六十餘支，餘匪向陝縣逃竄。同夜，南陽、鎮平各區游擊隊攻佔鎮平西北二十餘里之某地，俘獲人槍各二十餘。十日，攻佔南召西南四十里劉村鎮，俘匪鄉公所人槍各七十餘。

## 遼吉地方兵團
# 十一月份殲敵近九百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活躍於長（春）瀋（陽）及瀋（陽）錦（州）路前沿之我遼吉地方兵團，十一月份共殲敵近九百人。其主要戰鬥爲十七日、二十五日相繼收復康平、昌圖兩縣城，殲敵新六軍一六九師五零五團一個多營，斃該敵團長張鳴鑄及該團營長少校參謀各一名。二十九日進擊康平東南之通江口，十分鐘內，全殲該地蔣匪新六軍新二十二師突擊大隊及師部騎兵搜索排一百六十餘人，並殲流竄於長春西北小雙城堡東南一帶之胡匪三十餘名。據不完全統計，各次戰鬥，共斃傷敵三百七十二名，俘敵五百零四名，繳獲砲四門、砲彈六百餘發、輕重機槍二十八挺、長短槍四百餘支、子彈九萬餘發、汽車一輛及其他物資一部。

# 美帝猙獰相

〈十月六日，南京磚瓦工人李光鳳與其他工人同乘卡車，燕子磯附近路中停有坐三個美軍官的吉普一輛，使卡車無法通過，李上前交涉，一美軍官以獵槍迎面射擊，李左眼被打瞎，當場暈倒。

〈十月二十六日，美軍少校翁少夫駕吉普偕二女友赴湯山，出南京中山門外，飛速馳騁，將老翁高萬友輾死。

〈十月二十二日，美軍巴許所駕駛之吉普，在南京中山東路碑亭巷南口拐彎處，以高速向一人力車撞去，車上乘客老婦唐懿融重傷，送入醫院後翌日斃命，車夫亦受傷。

×　×　×
×　×　×

## 所謂「模範冬學」
# 是韓某胡作胡爲招牌

柳樹溝的冬學會是被稱爲「模範冬學」的，原來是如此：羣衆說：「每天一黑，韓過繼就出下通知來，國際國內一大片，叫衆人討論，他到隔壁院子裏吃烙餅、雞蛋，等得吃喝夠了，披上狐皮，架上黑坊蛋眼鏡就來了，一進門咬的京腔問：「討論的怎麽樣啊？」人們都胡扯上一個，他說：「不對！再討論！」眼睜一瞪，看他那兩個伙計在那裏坐着，他也就挪湊到她們跟前坐下，摸摸揣揣。散了會以後，要她們偷偷的說：「今夜又守了一夜靈！」每一個通知一討論就是半個多月，據說從前年秋收到去年出牛前有整三個月，那一天也沒有停過開會。據說一天晚上開會，韓過繼穿着長襟子棉襖半仰半靠着，兩個伙計來在他兩邊，他抓着她們的手，在他褲襠裏亂摸揣，還兩個女人的翁翁瞅見了，氣得低倒頭呼呼的長出氣。還有一天晚上韓過繼把大家召集到冬學裏，他伙計的男人也被叫去，人們一股勁兒熬夜等他去，他卻安然無事的去和伙計睡覺去了，半夜裏回來，人們還沒敢散，問大家「有討論的沒了？」大家說：「就等你看有甚說的！」韓過繼說：「沒討論的散會！」

## 柳樹溝人稱「柳政府」
# 貧苦羣衆受盡欺壓
# 地主富農趾高氣揚

韓過繼在柳樹溝建立了極端專制的封建統治，羣衆的生命財產等等自由都沒有保障。現在還在五團當兵的韓中茂，前年到綏遠參戰因腿腫，帶介紹信回來休息，他說韓中茂是開小差回來的，脫了衣服捆吊了半夜。治功原是一家極苦的抗屬，兩口子至少被他打了六七次。現在治功的脊背上還傷痕斑斑。前年治功的兒子本來沒有回來，他半夜引上民兵去查，把治功一個小兒叫明星，回來，立地嚇死。徐毅子也是一家貧苦抗屬，三個兒子都被他當「特務」整了火整。貧農根蛇的女人住了幾天娘家，他箍住根蛇則打女人，改泉的女人因住娘家會被鑿了風，柳樹溝有不少的女人，三年沒住過娘家。他訂的規矩不許人們背地裏說閑話，連[illegible]晚上說悄悄話都被禁止，他每天夜裏派「民辦校」兒童們挨門去聽，要是聽見誰家說個變工隊長短，第二天就被拉去鬥一氣「特務」。藉防奸自衛美名，韓過繼利用柳樹溝民兵爲他個人服務，他每天晚上串家的女人，叫五、六個民兵整夜輪班放哨，民兵晚上睡覺不准脫褲子，誰脫了就叫兒童們給拿去。韓過繼的娘是專門負責給他蒐收集材料的，韓過繼每次下鄉回來，他娘就給他彙報誰家說甚說那來，於是韓過繼就召集開會鬥爭。

韓過繼下鄉時，頭一兩天就要下了通知，人們早早就給他準備白麵紙烟。下鄉時韓忠貴給他揹着槍，保大則給他擔着行李，儼然像警衛員一樣，韓過繼頭戴狐皮大帽，披着帶面子大皮襖，架着黑坊蛋眼鏡，足上穿着回絨暖鞋，一到村，人們都小心翼翼的緊接緊待，一個個都扭捏：「這個爺爺今天來不知又怒治誰呀？」一被接回家裏以後，韓過繼翹着腿半仰半靠的坐在凳子上，韓忠貴一旁給端茶遞水，保大手持槍恭立在門前，活象個站殿將軍。他常吹：「我跟隨着區委哩，可忙哩，趙政委接到什麽指示還常叫我看哩！」又說：「我是代表政府處理問題的！」因此周圍羣衆把柳樹溝稱之爲「柳政府」！韓過繼對羣衆是那樣的統治壓迫，而對地主卻得到了韓過繼的撐腰，去年郭家樑貧僱農向地主郭打炭虎撥地，韓過繼盡給撥壞地，羣衆要幾塊好地，他說：「人家是拿錢買得！不是白來的！」去冬郭家樑羣衆鬥爭惡霸富農郭光清，郭的兒子找韓過繼告狀，韓就寫信大罵郭家樑羣衆！叫馬上糾正，惡霸被這封信撈了腰，在街上大罵羣衆。劉家塌羣衆向地主清算出三十來石糧的東西，他一下就給減了二十多石。韓家塔地主韓中庶在村公所當書記，送了他一雙回絨暖鞋，韓過繼就拍着韓中庶的肩膀說：「你這書記能進步！」當輪到韓中庶父親服抗勤時，他說這地主是幹屬不應服抗勤，他和地主老漢坐在炕上抽紙烟，羣衆立在地下乾瞪眼沒說的。地主「幹部」楊樹森，原被開除黨籍，楊給他借了一斗黑豆，並送了兩塊大手巾、一支水筆，便又恢復了黨籍。

# 蘇聯在外長會議上 堅決捍衛民主和平原則

（綜合塔斯社倫敦訊）上月二十九日及本月一日，四外長會議開始審議對德和約準備程序。會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辯，蘇聯堅決為捍衛波茨坦與雅爾塔協議的民主和平原則而奮鬥不懈，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則固執着帝國主義的和平路綫。會上，主要討論了如下幾個問題：（一）準備對德和約時，外長會議應與那些國家進行諮商。蘇聯代表團根據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決定（按即外長會議應與德國鄰國及曾以其軍隊共同對德作戰的國家進行諮商對德和約），要求會以全力對德作戰之阿爾巴尼亞參加，法國表示同意，美、英則無理地橫加反對，致使會議對此問題未獲協議。但巴基斯坦，則在四國同意下，得以參加對德和約之諮商。（二）召開和會時間問題。莫洛托夫堅決主張應在合於接受和約的德國中央政府成立以後召開和會，且尤許德政府的代表有申述意見之機會，因此，建立德國民主的中央政府的組成不容再緩。馬歇爾頑固反對這一正義主張，妄圖無限期拖延和放棄組織德國中央政府，以便達成其分裂德國之陰謀。英國則附和美國，貝文最初同意蘇聯的原則，後來看到馬歇爾不愉快，因此立即轉而尾隨美國。法國則完全附和美國意見。因此，這一問題仍無結果。（三）和約與德國憲法之關係問題。企圖造成一種藉口，以便來日干涉民主德國的內政，因此主張德國憲法的行使權力，應以遵守盟國共同同意的和約及與和約一致為條件。莫洛托夫力斥此種建議，將使德國憲法在任何一個管制國的所謂「不信任」之下，就可被迫修改，他說：「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政策，是把德國看作殖民地，會引起德國人民的復仇情緒而影響和平。」莫氏並稱：「要使德國憲法的生存依賴於勝利國的胃口，是不容許的，也是註定要失敗的。」貝文、比道爾雖附和美國意見，但因理曲詞窮，也無法反駁莫洛托夫的主張，該項問題又未獲任何結果。

# 齊里亞庫斯 抨擊美帝國主義政策

## 以政治為目的之「援助」計劃註定要失敗

（塔斯社渥太華一日訊）旅行加拿大的英工黨左翼議員齊里亞庫斯，近在蒙特利爾與多倫多兩地加蘇友好協會所主持的集會上，發表抨擊美政府帝國主義政策的演說。齊氏在蒙特利爾演說時稱，他以親身觀察，深信大多數歐洲國家中之舊社會制度已經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可靠的工人階級的計劃經濟，雖然這些國家亟需援助，而美國出於政治原因停止對它們的援助，但它們戰後的經濟成就，仍較其他國家為佳。齊氏尖銳抨擊以政治為出發點給予援助的馬歇爾計劃。齊氏力稱：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在希臘等國一樣是註定要失敗的。齊氏在多倫多演說中稱：若英國遵循其自定政策，與蘇聯及四歐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則英國與美國談判時的地位必更為強固。齊氏取笑英美所謂美國係保衛民主與西方文明之讕言，指出美國在土耳其的財政軍事獨裁，已使土耳其毫無民主的氣息。美國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封建制度，支持伊朗統治者與蔣介石這些人，絲毫談不上民主與文明。

# 德國人民紛紛舉行大會 要求統一聲響遍全國

（柏林訊）德國人民要求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的呼聲，響遍全國。蘇佔區的一切城市，都舉行大會和遊行示威，並致函外長會議，要求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他們將來的國家制度。在西部佔領區，縱然有美、英、法當局及其走狗舒馬赫的阻撓，群眾大會仍在各地舉行。美佔區[illegible]鐵路工廠員工代表三千人，頃決議要求外長會議能以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為重建德國之先決條件。日前在蘇佔區召開的全德農民互助會第一屆代表大會，通電外長會議，要求德國統一問題應由全德國人民經過表決來決定。出席會的有各佔區農民代表（法佔區除外，因法軍當局禁止代表團赴會）三百十六人。大會討論了德國農民的任務，並組織了蘇佔區九百農民互助委員會中央聯合會，蘇佔區農業部長稱：此次會議是德國歷史上首次農民會議，是「新的民主與和平的德國發展歷史上的基石」。

# 南保簽訂同盟條約 促進東南歐友誼和平

## 季米特洛夫稱

（索菲亞訊）保加利亞總理季米特洛夫上月二十七日在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字後，曾發表演說，略稱：「我們簽訂了同盟條約，這個條約使我們像兄弟般互相幫助，共同建設，共享幸福，共同抵抗敵人，以促進巴爾幹、東南歐和全世界的友誼與和平。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與蘇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合作，並由於歐洲和全世界民主進步的勤的支援，這樣的目的是可以達到的。我們的敵人故意宣傳新戰爭很快就要到來，他們想對我們暗示：你們花那麼大的力量與資本來從事建設，與白費心力，新戰爭馬上就要壞毀，你們的建設都要被毀滅。但是我們的人民是有充分認識的，我們不相信這種暗示，我們時常準備勞動和鬥爭，不倦地創造人民的福利，我們的事業一定會勝利，只有神經衰弱的人才會被這種宣傳所嚇倒。」南斯拉夫總理鐵托元帥[illegible]發表稱：「帝國主義者不慣我們的友愛，看不慣我們人民的民主，我們的條約是在世界這一部份保衛和平，任何勢力都不能阻礙我們。」

# 匈羅簽定文化合作協定

（布加勒斯特訊）匈總理丁尼斯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親率匈政府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結果，兩國代表已於二十七日簽訂文化合作協定，並醞釀進行有關兩國合作互助之談判，準備於最近締結廣泛之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羅外交部招待匈代表團之宴會上，羅新外長鮑克夫人致詞稱：「我兩國人民可以確信，由於與蘇聯之合作，必能確保民主與國家之獨立，我們必須互助支援，並建立共同陣綫，以反對力圖干涉我們內政破壞我們獨立與自由之帝國主義。」丁尼斯在答辭中，亦強調「新民主國家正竭力保衛世界，以免陷入新戰爭之危險。」丁氏等一行已於二十五日遄返匈京。按此為丁尼斯任總理後出國訪問之第二次，第一次為上月十四日之訪問南斯拉夫，次日即簽訂匈南文化合作協定，並達成有關兩國合作互助之多項協議。

# 十二年的血淚仇

石丁

——記高鳳朱在臨縣緒坪焉、李家塔等六行政村農民代表大會的訴苦——

我叫高鳳朱，×則家（原稿字跡不清）、×則判杜梨塌場，三二里地，跳一個大溝，奸霸地主高劉全就住在那裏。

我今年四十二了，攬了一輩子工，[illegible]

[illegible]高劉全就欺侮上我婆姨了。高國全過去有一千多畝地，僱着七八個長工[illegible]

[illegible]第二年，劃算一下，不夠。

[illegible]

# 一苗白菜和一斗棗

——赤貧劉摸孩老漢訴苦片斷——

徐穎

六十一歲的赤貧劉摸孩老漢，在鬥爭地主大會上，頭一個氣憤地指着一個地主控訴他家的罪惡。他說：「你們還[illegible]好活嘍！你們的老[illegible]可把窮人欺負夠了！民國六年上，你娘還活着，我給你家伴種地，伴種地是三七分，好年景能多少吃幾顆，遇上壞年景，受上一年，啥也沒啦，連身衣服也穿不上，更不用說養活婆姨娃娃啦！」接着他又說了一件傷心的事：有一次，地主女人叫他去清澗糶米，那時她說：「糶了糧食，給我掛一百斤白菜，掛上一百斤棗。」老劉趕上牲口到了清澗，把糧食糶了，給人家掛了一百斤白菜。打算到交城會上再給人家掛棗，因為那裏棗便宜。到了交城會上，掛了一百斤棗，賣棗的是他的窮拜識，就另外送給了他一斗棗，[illegible]過年。老劉心裏總覺過意不去，從默子上抽了一苗白菜，送給了那個窮拜識，算是[illegible]人心實，回來後就把這事[illegible]「白菜我已給人了，錢我自己出。」地主女人說：「白菜錢我[illegible]你給我留下！」那時老劉[illegible]，只好依從人家，老劉[illegible]哭了一場。

[illegible]

# 「功布袋」

高毅

十月三十日劉村打追擊戰。張布袋向同志們說：「這是立功的時候了，同志們闖吧！」敵人見他們上來很猛，撒腿就跑。張布袋那裏肯捨，一直追了四五里，跑的他渾身無力，兩眼發黑，他拚命的叫喊，敵人仍是跑。他急中智生，槍栓一拉：「不繳槍我開槍打呀！」三個敵人回頭一看：呀！扔槍就跑。這一使他繳了三支大槍，立了兩小功，戰士們見了他就說：「張布袋成了『功布袋』啦！」

本報發行簡章

（一）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illegible]人證明）可向本科直接訂閱。

（二）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個月的報費。

（三）報款結算由本科按月開出發票[illegible]